



女  
人

为谁而活

〔日〕石川达三 著  
侯仁锋 译

3.4

华岳文艺出版社

# 女人 为谁而活

〔日〕石川达三 著  
侯 仁 锋 译



誰の為の女

石川达三 著

枫潮讲谈社1975年4月15日第六版译出

女人为谁而活

[日] 石川达三 著

侯仁锋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ISBN7—80549—117—8/I·79

定价：2.35元

櫻井先生——

我知道，给你写这封回信，纯系徒劳之举。在你收到这封信、启封之前，无疑还会惹你掣眉蹙额。就是说，我一百个知道，这是一封你无意一读的信。但，我还是要写。

说实在的，这种信，我也不想写。我实在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写这封回信，而再一次受你的轻蔑。但是，对你的大札，若我不作回音，想必你永远象是做了个噩梦的心境。这样想来，恕我直言，我完全是为了打消你的梦魇，让你释然，才写这封信的。不待言，让你宽心的同时，我自己也好对自己的心绪，做一个明确的了结，即有必要由此立起一

道关闭的门扉。这一点，谅你能理解。

首先，让我道出结论吧——

大札的拳拳之意，拜读悉知，无任何异议。我愿按先生所言，先生所冀，了结这段情缘。

多巧，恰好三行半<sup>①</sup>，正是我们的分手宣言。

因此，自今日起，我和先生就是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了。

即便有一天，我们在银座街头，或在歌舞伎剧场廊下不期而遇，也让我们若无其事，以素昧平生的面孔而过吧。我既不是驽钝之女，又并非轻贱之輩，因此，对先生，我不想张扬出去片言只语，让你丢丑，使你难堪，更无复仇雪恨之意。维护先生之名誉，至关重要，同时，我也不想使自己名声扫地。而且，对先生当感谢之处，我只会铭镂心中，决无理由以怨报德。就是今天，尽管你已信上表明分手，但先生一年数月之久的对我的深挚爱情，我惟有感激而已。

但是，我不能不把话说回来，你那封大札，确实来得太猝然。如此突如其来，我不能半点不感怨恨啊！然而，这种绝缘书，也许只有看准女人的疏虞，不意陡然而降，才会最有效力。确实，十分奏效啊！如愿了——一刀两断。委实不知先生身上何处还潜藏着如此毅然刚烈、斩钉截铁的劲，真令我

<sup>①</sup>离异声明，一般都写成三行半。

惊愕不已，刮目相看了！

比较之下，我则显得十足愚钝。也许，与男人较之，女性本来就是一片痴情的心地吧。都说，恋爱是盲目的。的确，我表现出了十二分的傻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有从门缝投进来的你的来信，我赶紧上前拾起，勿庸看信封背面的落款，我就直感到了是先生的笔迹。瞬间，我心如乱麻，激动得伫身呆立。有不祥的预感吗？也许搀杂了几分。但是，与不祥的预感相比，我头脑中更多掠过的是，啊，请你不要笑话，先生终于寄来了求婚信！这封求婚信，我是翘首企盼了多久啊……

直到今日，关于结婚事宜，你未曾提过一字。刚相识的数月，我是你的患者时期，这入情入理；这之后的七八个月，这期间也许亦理所当然；可是我们以肌肤、以全身、以行为代语言结下了爱情誓约后，你对结婚，仍然只字没向我言及。这对你，也许是有理由的吧？可我愚蠢得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会从先生口中听到信誓旦旦的求婚之言。我盼望这一天，而向你奉献了我的所有爱情，是吧？

你几乎是不写信的，当我突然接到你这封厚厚的来信时，啊，终于盼来啦！我高兴得为此近乎要手舞足蹈。

那封信，字写得工工整整……当我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就有了不祥预感。我想写绝交书的时候，字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工整，而让人觉得冰冰冷冷。

那些没人情味的字，被按放得整整齐齐，俨如阅兵式上直立不动的士兵组成的行列……我反反复复地拜读了五遍。

我是一个极易断念的爽快女子。说起为什么，是因为我还有点智慧，能辨别出什么事经过努力可成就，而什么事就是再努力也徒然。并且还知道，对无望之事，听之任之，是最聪明之举。这点智慧，是在大千世界中，经各种生活蹂躏而得到的赏赐，也是象你所说的“很多经历”所造成的。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从那伤口的痛疼中悟到的宝贵智慧。先生的那封大札，同样，又使我得到新的智慧。

樱井先生——

就你大札中的最重要部分，请允许我略陈一点我的见地吧。

“……你身上似乎有很多为我所不知的经历，但我决不是要责备这些。也许，这对于你，纯属无奈所致。可我只是努力使我去爱现在的你，执意不想去介意过去。但是，越这样驱使自己，你那为我所不知的部分，就越扰乱我的心。尤其只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意识中总觉得有这坚硬墙壁，将你我的心隔离。我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性，对于我们的结婚，这几个月来，我做了认认真真的考虑。但一触及这道难以逾越的硬壁，我无论如何不敢决定。若我们就这样结婚，横隔你我的硬壁将会变得

更冷酷，必定使我们陷入不幸的火坑。我这样做，虽不免有些残酷，但现在就这样好分好散，也许会使我们在心头上少留下一些创伤。我不能不这样选择……”

櫻井先生，你不是个二十几岁涉世不深的青年，而是一个三十九岁，学识、道德、财产和社会地位具全的完人。可一想到你这样的人品竟做出如此迂腐的决定，真令我忍俊不禁。也许，这是先生的纯真吧！一个纯真的男人，对一个失去纯真的女子感到失望，我岂敢怨恨，惟感激还怕不够呢！

说到底，你那大札之意，是“我讨厌不纯洁的女人”。拾别人啃过的苹果食啖，无论哪个男人都会生厌。不假，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没资格承蒙你的爱怜。不过，有一点我要问问，先生是从何时发觉我是个不洁的女人？我今年三十二，我们相识时三十一。难道那时你认为我是一个毫无经历的女人？不对吧？我看你是明知我是一个曾经风尘的女人才把我邀至箱根的！如今你还大言不惭地说，“现在就这样好分好散，也许会在我们的心头上少留下一些创伤”，可你为什么还把我带去箱根，在我的心头上深深地划下一道创伤呢？

我这样说，似乎是在向你发难。不过，你的心我能理解，让我代你辩解几句吧……

“……不，我一直想毅然决然地把我们的关系发展至难以分离的田地，这样，我以为也许横隔我



们的那道硬壁，就会冰消瓦解；我那老拘泥过去的心绪，也想试着由此得到安宁。可是，还是失败了。”

不过，这只是你自己的装璜体面的巧言诡辩。你的真心本意，也许更恶毒几分。归根结底，你早就打定了主意，迟早要把我这个女人抛弃。可在抛弃之前，难道你没有把这个女人搞到手寻欢的不正心术吗？而且，你还可能觉得，反正是个烂货，我就是再给她添一道伤痕，也勿须担忧负责。十之八九，你有这种趁火打劫的根性。也许正是你的根性中有“反正是个烂货”的意识，才促使你一刀两断，毫不痛心地甩来了一封冰冷的断情信吧。

最终，我还是被你视为破货而抛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预见到了这天。在你若无其事地向我接近的那阵子，我就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过去的经历准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并由此导致悲惨的结局。长年的经验，我了解男人们的心理。并且还知道，一旦被视为不洁，女人无论如何申辩，都无济于事。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就感到如履薄冰，就曾努力向先生表示过疏远。

悲惨的结局，只是来的稍迟了一些而已，结果毫无二致。如果先生所言，果真系真情本意，那么先生迷恋这么一个女人，自然就少不了烦恼，为何去何从，一准饱尝了焦躁、悲楚、苦闷的滋味了。但对我，只是必然的结局，仅仅象是多走了一点远

路，而迎来了预定的结果罢了。这样看来，遭受玩弄的，倒好象是先生了。

据信中所陈，你似乎尽管揆度到我过去有很多经历，但你“只爱现在的我，而执意不想过去”，可是……“越这样驱使自己，你那为我所不知的部分，就越扰乱我的方寸。尤其只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总觉得我们两颗心之间，矗立着一道硬壁……”这原因何在呢？

先生是位堂堂正正的绅士，谨言慎行，彬彬有礼，就是对待女性，承认其人格，决无轻蔑之意，戏谑之言。到底是以医学立身，不愧被社会上尊称为“大夫”，举止言行从不失绅士风度。就是对我这个女人，也不忘尊重我的意志，承认我的人格，从无轻蔑之意，强制之举，确确实实是位值得尊敬的男性。

你，依循这种绅士式的儒雅准则，尽管猜到了我过去可能有许多经历，但却决不想去触动那些昔日的伤痕。可我则相反，结果不一五一十地向你坦白，就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忍耐的痛苦在折磨我。所以总想突然向你和盘托出过去，可你老急忙把话锋一转，扯上了别的话题，巧妙地制止了我的坦白。

“我不想触及过去，只是想一心爱现在的你……”你在那封大礼上所言之这番体谅人的深情厚意，我发自肺腑地高兴与感激啊！

可是，你却又说，“你那为我所不知的过去，

总使我的心头如负重荷”，那先生为什么不付诸努力，去推翻“横隔我们心灵的硬壁”呢？再进一步想，就算那道硬壁打破，心灵隔膜消除，将你所不知的我的过去悉数披露光天化日之下；让你尽知我过去的一切经历后，你对我们两人的结婚后的生活，是否就能容忍呢？这一点，谅你不会没想过吧？你以绅士自居，口口声声说不想涉及我过去的秘密，听来多么叫人惬意。可是，倘若果真如此，那就是因为你那张绅士脸皮，在你心中构筑出了一道硬壁，不去问我过去的经历。所谓“横隔我们心灵的硬壁”不正是你那张绅士脸皮筑起的吗？

假使你心头如负重荷的硬壁，当真就是你爱情的障碍物，那么，我想你会勇敢地去探究我的过去，让我如实地告白。作为我，得到了你的要求，能从正面坦白，或许会感到一种高兴啊！让女方辩解，是男人爱的一种表示，也是将两人爱情道路上的障碍巨石拆除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努力。尽管女性会痛哭流涕，但确乎也会诚心悦服地把过去和盘托出，并还会诚惶诚恐地表示悔恨，以乞求男性的“判决”。可是先生却以“不想触及过去，只一心爱现在的我”为借口，堵塞了我的口。

恕我打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来说吧……一个与花街柳巷的娼妇寻露水之欢的嫖客，他会向那娼妇要求什么告白么？明知她过去有无数经历，可他“决不会去触及过去，而只是对现在的”娼妇，倾

注一点点露水之爱，由此寻得几许满足而已。

先生面挂那张绅士脸皮，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只想一心去爱”现在的我，可结局呢？难道不是把我与娼妇同等论处了么？所以，我不想触及过去的伤痕云云，听起来多么富于恻隐之心，可正是在这背后，有你不让我辩白的用意。对此，先生不论如何巧辩，我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到，你在本质上是欠真情实意的。

或许，你从开始起，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女人，是个破烂货，终归难成我结婚的佳偶。因此，你不需要我的辩白。相反，若谛听了我的话，势必对你造成不利。

你不触及我的过去，并不是绅士的宽宏大度，而完全是绅士的那种阴险的老谋深算。你是早已把一切算计好了的，才不去叩问我的过去。这是你的狡猾，你的卑鄙！

假若你听取了我过去的经历，那么你就必须得宽宥我的过失。至少，为持续我们的爱情关系，更深地交下去，你只有这样做了。可一旦宽恕，那么日后就不能再重提此事……你把这些都算计得清清楚楚，权衡了利害得失，而打定主意丝毫不去触及我过去的伤痕。你是把这个作为最后的一着，作为最后的王牌，作为我们分手的时候，不容我置喙就能干脆利索了结情缘的最合适且最有效的手段，操在手中的。真堪称是以毒制毒——用我的过

错，把我一下子摔倒在地，而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万事大吉……不仅仅是你，大凡那些以绅士自居的豺狼们，都经常玩弄这个“贤明”的手腕。

如此想来，这次的悲惨结局，对先生来说，是早已算计好了的预期行动，而对我来说，也是预期结果。因此，并不是一场悲剧，也没有什么不幸。若说得形象点，是我们俩都在逢场作戏。所以，如信的开始所陈，“大札的拳拳之意，拜读悉知，无任何异议”。

就此，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自今日起，我们是路人，互不相识。只是有一点……

你最后的那张王牌，即你认为是最大问题——我的伤痕、我的经历，到底有些什么呢？这些，归根结底，你尚一无所知。你是一无所知而把它作为王牌使出来的，这难道不令人哑然失笑吗？至少，难道你不认为，你应该知道，被你抛弃的女人是个何许女人，有过什么经历吗？就是我，宁肯平白无故地被你瞧不起而抛弃，也不能忍辱负重，一言不置。

结果是昨天，你听了我的话，也就失去了最后的王牌，对你确实不利……不过，在你万事大吉的今日，就权作日后的回忆，愿你听听，一个愚痴女人的伤痕累累的生活故事吧。谅已对你构不成威胁与不利了。至少你应该认为，听一听这个冗长的辩白，也算是对被你抛弃的女人心灵的一点慰藉，赐给我这点慰藉，不也是绅士的风度吗……

## 2

櫻井先生——

所谓“过去的经历”，到底是指什么呢？先生对我的经历，实际上一无所知。可仿佛在你眼中，只要有经历，就不是好东西！所谓的经历，难道就如此可恶么？

毋庸置疑，男人，也当有经历。就是你自己，不是也有结婚、然后丧妻的经历吗？可是，这事，你自己仿佛并不认为是个“可恶的经历”。

对男人，经历多，是件好事，被喻为“经验丰富”，是长处；而在女人，经验丰富则就糟了，就被贬为“伤痕累累之女”，成了短处。我的经历与先生的经历，如果做个公公正正的对比，还不知是谁肮脏呢！

我很清楚，这样就事论事，得不出个什么结论。女人是商品，而没有哪个男人爱买有残次的东西。我认为，问题是，“女人被视为商品”，是否合适？但是，只要选择权在男方一侧，女人也就无可奈何。这与招女婿时，选择权在女方是一样的道理。不论什么场合，似乎买方的意志总起决定作用。因此，我被你视为这样的人，是社会的陈规陋习使然的，并不是你自己的恶意。你的所为，仅仅是遵循世俗偏见，没稀里糊涂地购置了一个处理货。

我的经历——首先，让我从序文说起吧。

家父是个老式的社会主义者，若说出他姓甚名谁，或许你也有耳闻。只怕我这个伤痕累累的女儿，有损他的名声，还是不道出吧。大地震灾难的时候，被暗杀的大杉荣，还有这之后相继遭暗害的安部矶雄等，似乎都与我父有相当深的交情。大正十五年，天皇驾崩前后，家父好象计划搞什么活动而被打入囹圄，这之后其案悬而未决，直拖了两年。

昭和三年，家父被释放出狱。昭和五年，我母作古。家母亡后，他似乎想使自己无牵无挂，全力以赴地投身社会主义运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发生后，特高警察对社会主义运动者的镇压，更加残酷凶狠。父亲为了逃脱当局的镇压，偷渡去了上海。自此，就断了音信。这之后，他似乎一直辗转在西伯利亚、莫斯

科、中国东北、印度等地，并在德国、法国有短时滞留。家父一直漂泊在外，最终没能回日本，听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那年，他拖着病衰的身子，出现在洛杉矶的友人家里。翌年夏天，就病歿在友人家中。家父只是一块为了把日本从封建社会中向前推进一步的不起眼的小小基石而已。那时，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这样宝贵的基石，勇敢地以当局为敌，挺身而战，惨淡地结束了一生。若从我个人的心情而言，与那些用丽辞藻句褒扬的战歿将士的英灵相比，倒是这些罪人的魂魄，才的的确确是为日本民众谋求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深深地敬重这位将我舍弃——大义割爱的父亲，并引为自豪。但我又不能否定，我最初的不幸，就是起因父亲的这一行动。

父亲去日之际，为断后顾之忧，把我托给了濑川满雄。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从翌年起，我在学校就更名改姓为濑川美岐子，不知不觉间，我被当成了濑川家的养女。

濑川满雄那时四十前后，是家建筑公司的技师。夫妻膝下无嗣，把我视为掌上明珠，直供我平平安安地从女子学校毕业。

在这前一年，养父辞去了公司的活计，在伊豆的伊东购置了一栋景致宜人的别墅。翌年，他把别墅改造成一座雅致的旅馆经营了起来。同年，我考入了实践女子学校的高等科，住进了学校。此后，



到星期六下午，我就一准回伊东，星期一大早再赶回东京就读。如果说我有一段欢娱的青春的话，也仅仅就是这几年。我专攻国语，立志毕业后当老师。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纯纯朴朴、平平凡凡的姑娘。由于我在养父母的溺爱中长大，也许还有些缺乏锻炼的弱不禁风气。但是，我不能不说，我的身上，到底还是承续了致力社会主义革命而终身奋战，最后客死美国的父亲的激情血液。

我毕业的时节，正是战乱的顶峰，太平洋战争也正激烈进行。二月份，占领了柬埔寨，随之又席卷了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战局使日本颠狂了，已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空降部队在巨港、万鸦老着陆的大幅照片，整整占了报纸的一个版面。可是中国大陆的战线，已陷胶着状态，已给人一种想而生怯的不祥感觉。

我毕业之后，一时回到了家中。祝福声中的毕业，实际上就是我青春的终结。回去一看，养父经营的旅馆，生意非常昌盛，甚至都设想，还要在旅馆旁侧的空地上增建新馆。军人、官吏、军需生产商，大摆筵宴，源源不断。热海、伊东一带，出现了日胜一日的沸腾光景。战争竟产生出如此的铺张与奢侈，我第一次见识，令我十分诧异。世态的轻薄，使我大感失望了。

可是，在这前一年，养母因患肺病，深居静养了。毕业回家的美岐子，马上就被派上了用场，代